

从“县中塌陷”到县中振兴： 高考专项计划如何改变县中困局

◆ 吴秋翔

[摘要] 县域普通高中（简称县中）承载了老百姓对本地教育的信心和社会流动的希望，“县中塌陷”问题则反映了老百姓对本地教育的不信任，县中发展进入恶性循环。我国自2012年起实施的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原）贫困地区的招生专项计划成为应对“县中塌陷”的重要举措。文章以贵州某县为例，通过质性访谈与中、高考行政数据的分析，从县的视角出发探讨“县中塌陷”的成因以及专项计划何以改变这一困局。研究发现优质生源流失是当前“县中塌陷”恶性循环的起点，存在理性选择、盲目跟风以及误解本地教育的三种解释。专项计划通过改善高考升学情况、升学案例的示范效应、地方教育的配套措施以及参与政策的限制条件引发了部分优质生源的回流，成为解决“县中塌陷”问题的突破口。研究提出应以“县”为主引导专项计划实现变革，让专项计划成为促进县中振兴的政策工具，帮助老百姓重拾教育信心。

[关键词] 县中振兴 “县中塌陷”；专项计划；县中发展提升行动；高考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08（2022）02-0008-07

近年来，县域普通高中（简称县中）的发展备受关注，我国有0.72万所县域中学，占全国普通高中数量的51%，在校生规模更是超过了一半，达到1468.4万人。^[1]县中对县域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了老百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同时，县中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产业布局和社会发展，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2][3]}但是，一种名为“县中塌陷”的现象引发广泛担忧，这种现象表征为县中优质生源、师资与教育管理者不断流失，教育质量与教育成绩下滑，县域教育生态日益恶化，地方教育信心丧失，进入恶性发展的循环。^{[4][5][6]}由于县中在县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县中塌陷”已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县域高中建设”；2021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为到2025年整体提升县中办学水平制订了系统而详细的发展方案。

在相关政策、研究与媒体报道中，对于如何破解“县中塌陷”的问题，除了规范招生秩序、优化结构布局、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政策保障等方面措施外^[1]，还提到了要在高等学校招生中给予县及县以下中学政策倾斜，扩大县中学子就读国家重点高校的机会。^{[7][8]}《计划》就明确提出，“高校招生有关专项计划继续对基础教育薄弱地区予以支持”。这项措施指向的就是自2012年起我国面向农村和（原）贫困地区实施的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其中国家专项计划针对（原）贫困地区学生，高校专项计划与地方专项计划则招收县及县以下的农村生源，以此来增加农村和（原）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机会，着力缩小区域间、城乡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差距，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9]有研究指出，专项计划在省际高考名额分配和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上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10]，有助于缓解省内教育的垄断程度。^[11]但是，这一政策在县的层面具有“选拔性”，特别是那些经济与教育发展更好的贫困县获得了更多名额。^[12]因此，本文基于“县中塌陷”背景，从县

吴秋翔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2）。

与县中的视角出发解释专项计划对县中教育的影响，并结合县中教育特点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研究以贵州省某原国家级贫困县为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就县中教育发展、高中升学选择等不同主题与 33 人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访谈对象包括 2 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编号标记为 A）、12 名县中教育管理者与教师（T）、5 名学生家长（P）以及 14 名学生，其中 4 名本县通过专项计划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SG）、4 名本县中考生源到县外上高中的学生（SO）、2 名县外中考回流至本县上高中的学生（SC）和 4 名本县中考生源留在本县上高中的学生（SS）。^①同时，研究还纳入对该县 2015 年至 2021 年中考成绩及升学去向、2018 年至 2021 年高考录取情况等行政数据的分析，其中高考年份对应了 2015 年至 2018 年中考的入学情况。

一、生源的流失：“县中塌陷”的起点

在地方教育工作者看来，办好一所学校无非需要三方面的基本要素：好的办学条件、好师资以及好生源。虽然办学投入受制于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在逐年提升，同时即使部分师资存在流动现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当教育投入和师资没有退步，那为什么学校看上去在倒退？其根本原因出在了生源上，优质生源的流失日益严重，“生源流失是家长、学生用脚投票的结果，投出了对生养之地基础教育的不信任票（A01）”。从 2015 年至 2021 年该县学生中考升学情况来看，中考成绩前 10 名的学生，除 2018 年保留 5 人外，其余各年留在本县高中就读的不到 2 人。表 1 呈现了各年中考成绩前 100 名学生的升学去向，这 100 人是该县优质生源的风向标。2015 年仅 44.12% 的优质生源留在本县就读，随后逐年上升，到 2018 年达到了最高值 61.76%，但自 2019 年起学生又大量外流，2020 年仅 24.00% 的学生留在本县上高中。总体上看，优质生源外流比例较高，平均各年接近 6 成优质生源选择去县外高中就读，其中 2017 年、2019 年以及 2021 年的拐点值得注意。

生源流失的背后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理性选择和流动意愿。“我们县离地级市、遵义和贵阳都在 2 小时左右的车程，特别是 19 年底高铁开通，到贵阳只要 28 分钟，到市里只要 22 分钟，人口流动非常方便，小孩子甚至可以每天往返于贵阳上下学。跟这三个地区相比，县里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就相对滞后。不是我们不发展，而是外面发展得太快，相比之下差距就越来越大。在这样一个三角区位中，老百姓选择去外地工作、上学无可厚非（A02）。”高铁的开通促使人口流动的便利性大大增加，助推了学生和家长选择到那些更高行政级别并拥有更好公共服务的城市的就学意愿，这也解释了表 1 中 2019 年本县优质生源保留情况的骤然下降，在高铁开通后的首年（2020 年）一度跌到了最低点。另一方面，更高行政级别城市公办中学可以在辖区内进行招生，也会吸引走一部分优质生源。一位家长坦言“我孩子能考上贵阳一中，我一定要把他送过去。那儿的（学校）清华、北大每年考上 20、30 个，一本率都在 90% 以上，没几个人考不上大学。那我留在本地一中，即使是这儿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上一本的可能性也小很多（P03）。”在家长的眼中，一所中学能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数以及一本率是最有说服力的指标，是老百姓认知中的显性因素，直观地反映了中学的教育质量。

表 1 2015 年至 2021 年中考成绩前 100 名学生高中升学去向及本县学生保留率^②

年份	就读本县高中 人数（人）	就读县外高中 人数（人）	本县学生保留率 （%）
2015 年	45	57	44.12%
2016 年	46	55	45.54%
2017 年	61	42	59.22%
2018 年	63	39	61.76%
2019 年	42	60	41.18%
2020 年	24	76	24.00%
2021 年	31	69	31.00%

① 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详细汇报访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由于存在同分情况，各年中考前 100 名学生可能出现略少于 100 人或多于 100 人的情况。

第二种解释是在盲目跟风中形成的社会风气，造成了更大规模县中生源的流失。“追求优质资源是人之常情，刚开始是理性行为，但慢慢地选择在哪里上学变成了家长间茶余饭后的谈资，会聊到你的孩子怎么不出去，逐渐产生了一种大家都出去读书的社会错觉（T01）。”这种风气发于少部分人的理性选择，那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会主动把孩子送去更发达地区接受更优质教育，并逐渐在本地校长、教师及公务员身上愈演愈烈，“我们的干部、老师都对本地教育没有信心，你看他们的子女都送出去上学了，他们的行为就成了一个风向标，老百姓一看也就跟着往外跑，怎么会有信心（A01）。”继而，在这些风向标的“指引下”，老百姓就产生了对本地教育质量的怀疑，即使他们并不了解教育的真实情况，也要挖空心思甚至是“砸锅卖铁”供孩子去外地上学。当然，这种盲从也体现在对清北率、一本率等升学指标的崇拜上，“不要说多少人上了浙大、人大，他们（老百姓）只看上清北的人数、上600分的人数，即使他们的孩子可能连二本都上不了（T10）。”

第三种解释是在恶性招生竞争中对本地教育产生的误解。一位曾在外地初中回流至本地高中的学生提道“我们初中班主任会跟我们说，一中（老家的学校）的教育质量不行，环境很差，高考的升学结果也没有我们的高中部好（SC01）。”而另一位到外县民办中学的学生谈道“在中考模拟考的时候，就有人上门联系我，让我中考志愿填他们的学校，读高中可以给我免学费，每年还有3000元奖励（SO02）。”自2020年起，当地中考招生才得以真正规范，即录取哪所高中必须就读（这也是表1中2021年本地生源保留率出现上升拐点的原因）。在此之前，学生即使被本地公办中学录取，也可能被其他学校用各种利益手段引诱走，例如民办学校通过升学率吸引、重奖等方式疯狂掐尖，甚至存在所谓的“招生买卖”现象。直到现在，即使招生规定作出了诸多限制，但更为灵活的民办学校还是可以在中考前与学生谈妥，作出免学费、进好班、保升学的承诺，诱导学生在中考时仅报考对应的中学。相比之下，本地公办高中并不主动向潜在学生进行招生宣传，当然也缺少宣传的亮点与实力。

因此，即使县中教育投入与办学条件也在逐

步改善，师资保持稳定，但与大中城市学校相比，县中的发展呈现相对的衰落，根本原因在于优质生源的流失。当叠加了交通便利等促进人口流动的因素以及地方老百姓对升学指标的崇拜时，“县中塌陷”的恶性循环就产生了：“生源流失—高考升学结果差—老百姓失去信心—生源再流失”，循环的核心变量正是生源与高考升学。生源流失反映了老百姓对本地基础教育的失望，开始于部分人对追求优质教育的理性选择，随后逐渐在县域演变成一股“本地教育差，必须要出去（T06）”的社会风气，在地方教师、公务员等群体风向标的指引下，在以县外民办中学为主体的恶性招生竞争的催化下，老百姓崇拜清北数、一本率等升学指标，盲目跟从选择到外地上学，忽略了个体在教育投入与教育收益上的理性计算，失去了对本地教育最起码的信任，并且这种不信任是想当然的，是在不了解本地教育真实情况下作出的非理性判断。

二、生源的回流：专项计划成为解决“县中塌陷”的突破口

自2012年我国在高考招生中开始执行面向农村和（原）贫困地区的招生专项计划以来，来自县中的农家子弟、平民子弟看到了考入重点大学的希望。

首先，专项计划极大地提高了县中学子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从个体到县中再到县均有所受益。以案例县为例，虽然中考高分考生的保留情况依然严峻，但高考升学情况不断提升（见表2）。2019年三大专项计划录取该县学生72人，到2020年达到了最高值136人，最大增幅为89%，其中农村学生最为受益，平均历年的录取占比在8成以上。特别是2020年、2021年均有学生通过专项计划考入北京大学，在当地引发了巨大反响，打破了连续14年没有应届生上清北的情况。同时，平均各年通过专项计划进入“985”工程院校、“211”工程院校的学生分别占到了6成和3成以上，考入“985”工程院校的总体人数也在增多，说明专项计划帮助该县学生更多地进入了更高层次的重点大学。

其次，通过专项计划上名校的案例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提振了县中的教育信心。“上清华、北大在地方是极具影响力的，某一年有孩子考上，大家觉得可能有运气好的成分，但连续两年

都有人考上北大，这就给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县的教育能培养出清华、北大的学生（A01）。”“我们听说了县里有学生上了北大，虽然没见到公开宣传，但这样的好消息很快在饭桌上传开，大家会觉得我们县这两年教育有起色（P01）。”通过专项计划一是让县里有了考上清北的学生，二是考上其他重点大学的人数也在增多，这样有显示度的升学案例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提振了就读学生、任课教师和教育管理者

的信心与士气。有学生提到“2020年考上北大的同学是我们初中毕业的，她给我们介绍了在一中就读的感受，也让我对学校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SS03）。”同时，教师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高三任课老师跟学生都憋着一口气，要考出好成绩给别人看。当我教的班级有学生考上了清北，也有其他‘985’高校，精神上就很提气，能够自豪地跟别人说我们的学生很棒（T05）。”

表2 2018年至2021年高考专项计划及重点大学录取情况

类别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专项计划分户籍录取情况	农村户籍人数（人）	108	55	114	107
	城镇户籍人数（人）	12	17	22	22
	农村户籍占比（%）	90.00%	76.39%	83.82%	82.95%
“985”工程高校录取情况	专项计划录取人数（人）	12	6	15	13
	非专项计划录取人数（人）	5	8	7	8
	专项计划录取占比（%）	70.59%	42.86%	68.18%	61.90%
“211”工程高校录取情况	专项计划录取人数（人）	53	33	75	66
	非专项计划录取人数（人）	125	119	112	94
	专项计划录取占比（%）	29.78%	21.71%	40.11%	41.25%

再次，县里以专项计划为契机，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分层教学，打造特色培优项目。有了出色的升学结果，相应的配套支持也更容易争取。从2017年起，该县政府以让“老百姓放心留在当地读书”为愿景，在部分有条件的县中（2所公办中学和2所民办中学）开展分层教学试点，对县中拔尖学生进行培优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用以提升教师待遇、组织教师培训、发放学生奖助学金等。实施分层教学与培优计划是县中探索突破现阶段高中教育资源瓶颈的路径，也是提升县中教育质量的第一步。“县中培优项目要在三年实现计划内全部学生上一本线、至少有1名学生录取北大或清华等目标，而专项计划是助其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途径之一（A02）。”结合表1数据也可以发现，分层教学与培优项目的开展使得该县优质生源保留率从2016年的45.54%提升至2017年的59.22%。这样与专项计划相结合的分层教学形式是当下县中利用有限资源与外地民

办中学为主的超级中学和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的公办中学争夺优质生源的一张底牌，也是在回应本地老百姓关心的教育质量问题，这些班级一定程度上成为县中教育质量的标杆与重塑地方教育信心的推手。

最后，专项计划引发了部分优质生源的回流，也对留在本地上学的学生产生激励，打破了原本县中发展的恶性循环。专项计划对优质生源的吸引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便是通过专项计划考入重点大学的政策吸引与高显示度升学案例的示范效应。这是从县中不断向好的升学结果来看的，学生真实感知到本地教育质量有所提升。特别是当有人考上清华、北大两所名校的示范作用，在当下追求升学结果的“逐利”风气中亦对学生产生了吸引，让部分学生选择回流，让留在本地的学生看到希望。其二是专项计划对申请者在政策实施地户籍与学籍的限制条件。例如，国家专项计划要求学生具有实施区域当地连

续3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且学生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的学籍并实际就读；高校专项计划也作出了类似的限制。^[13]这些要求限定了只有本县户籍并在县中实际就读的学生才能够享受政策扶持，而那些选择去外地上学的学生则被排除在外，这便使部分致力于参加专项计划的学生及其家庭主动选择留在本县就读。“中考前，校长来我们初中宣传，讲了这些年一中有人考上北大的事情，也提到是通过专项计划享受了20多分的降分，如果我们跑出去（去外地上学）就没有资格享受政策，所以我选择在县里上学（SS01）。”其三是理性决策下专项计划与县中培优项目的吸引。在考虑去县外就学的学生和家长看来，若是不能够到省、市重点公办中学就读，或是进入民办中学的重点班、享受一定程度的学费减免，那么留在本县县中进入培优项目也能满足他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这种类似于“鸡头凤尾”的考量胜过了外地所谓名校的光环，压过了盲目去外地上学的风气，至少唤回了许多家庭对升学的理性选择。由此，专项计划对生源回流的影响也分别对应了上文生源流失的三种解释。最终生源开始逐渐回流，从有考上名校的案例出现，到一部分优质生源致力于参与专项计划、理性选择就读高中，逐渐扩大到更大规模的学生和家长都能感知到这一变化，带来的是老百姓对本地教育信心的重建，“生源流失—高考升学结果差—老百姓失去信心—生源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被打破。

三、以“县”为主：专项计划促进县中振兴的改革路径

虽然专项计划是一项高考招生中的特殊类型政策，但其针对农村和（原）贫困地区的指向极大程度满足了县中发展的需要，给了县中学生上名校的希望。教育部在2021年发文明确继续实施专项计划，实施区域、报考条件、招录办法等相关政策保持不变^[14]，但随着我国全面脱贫、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变化，专项计划也必须进入改革的车道。

首先，以“县”为主可成为专项计划的实施核心。目前，三大专项对于实施区域各有规定，国家专项计划原本就主要针对（原）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等区域，而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则主要招收县及以下的农村生源。虽

然高考招生指标无法分配到县，不过各省可设定符合招生政策的区域，例如贵阳市云岩区、南明区等县（市、区、特区）就不在该省专项计划的覆盖区域内。但是，这样的划分依据仍然是以贫困率、城镇化率等经济指标为主，教育因素没有被纳入考量范围。“专项计划现在解决的是低阶层学生个人的升学问题，但它的影响和溢出效应远不止上大学这件事，应该对县的教育发展起到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A01）。”历史上，我国曾在1979年至1981年的高校招生中采取了面向教育基础薄弱县的照顾政策，即允许高校对本省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的县可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择优录取若干学生，其中教育基础薄弱的定义为“没有考生进入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情况。^[15]再看美国得克萨斯州自1998年采取的百分比计划（Top Ten Percent Plan），确保德州所有高中班级排名前10%的学生都能进入该州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虽然这项政策的目标旨在改善身在薄弱学区的处境不利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的教育机会，但由于部分学生会在高中间进行战略选择，使自己能够进入班级排名的前10%，获得百分比计划的机会。因此，那些原本不受欢迎的学校就能招到较高质量的学生，从而明显减少学校间的质量分层^[16]，这就意味着薄弱学区的薄弱中学受到了倾斜招生政策的积极影响。但是，目前国内个别院校的录取结果来看，教育规模大、经济水平高、教育投入大的贫困县获得了更多专项计划的招录机会。^[12]因此，未来需要专项计划转向以“县”为主的模式，从经济性指标的划分依据向经济与教育发展相结合的指标体系转变，把县的教育发展规模、质量和县中发展情况纳入倾斜范畴，采取可以动态调整的、相对均衡化的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支持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教育投入不充分的县，给教育基础薄弱地区的县中扶一把，给予当地老百姓升学的希望和教育的信心，也有利于缩小县际教育差距。

其次，根据县中学生特点简化招生规则和程序。目前，三大专项计划有各自的招生规则，高校专项计划更是原本参照自主招生政策执行，学生不仅需要准备户籍、学籍等证明，还要撰写自荐信、准备推荐信等材料。由于政策目标群体存在交叉，理论上国家专项计划实施县的农村学生可以参与全部的专项计划，“不同计划的申请材料不能通用，对于同时有资格参加三个专项的学生

来说，就要准备三套证明和申请材料，这对县中学生来说是很大的负担（T09）。”对学生而言，选择多了也是麻烦，甚至让县里城镇户籍的学生感到不公平，将县中的城乡学生置于对立面，“虽然我是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进来的（某‘211工程’高校），但有比我低60多分的同学走高校专项计划进了一所‘985’高校，就因为他是农村的（SG02）。”因此，若是专项计划能够明确转向以“县”为主的实施策略，那么不同子项目可以进行整合，逐步走向制度设计、招生规则与人才选拔的统一，不再对县中城乡户籍学生进行划分和区别对待；或者能够简化招生程序和申请环节，例如同一套材料可以在三个专项计划间通用，或是限制同时符合多项招生计划学生的申请数量来提高申请效率。

再次，加强专项计划对学籍、户籍的要求，避免潜在的政策漏洞。虽然三大专项计划凭借着对学生及其父母或监护人在本地连续3年的户籍限制和本地县中连续3年的学籍（实际就读）限制，但这些规定并不能约束复读生的情况，以至于出现本县就读3年去外地复读的学生依然符合专项计划的申请条件，加上许多地区明令禁止公办中学举办复读班，招揽学生复读、再通过专项计划上名校就成了民办超级中学新的生意经。“高考出分后，就有民办学校联系我，说我的分数上清华、北大比较悬，跟往年比差了20多分，如果去他们那儿复读的话，不收学费，还保证我能上清北，甚至许诺给我至少20万的奖金，但实际上他们知道我是有很大机会走专项计划上的（SG01）。”“复读生依然可以平等地参加高考，但是不能反复侵占应届生获得专项计划的机会，不然专项计划就成了民办高中招生买卖的筹码和升学的利器（T02）。”基于上述事实，专项计划或可明确规定面向应届生实施，或对参与专项计划的复读生的户籍、学籍予以限定，这也符合国家纠正为了升学率举办复读班等校际招生恶性竞争行为的大方向。

最后，做好专项计划在初升高环节上的宣传工作，强化专项计划对生源回流的积极作用。目前，虽然通过专项计划考入重点大学的案例在县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一部分优质生源的回流，但毕竟作用有限，学生及其家长只关注考上名校的例子，并不关注背后的原因。“报高中的时候知道一中有人考上了北大，但并不知

道他是通过专项计划进的，高一开始班主任会时不时地宣传，让我们要多关注政策，提前做好准备（SS01）。”也正如前面的访谈显示，专项计划挽回的是那些了解到政策限制条件的以及那些考虑到底是在本县县中当“鸡头”还是到外地中学当“凤尾”等群体的理性选择。那么在初升高阶段，向家长和学生宣传本地县中发展提升的典型经验和有益做法，做好政府对本地教育倾斜性政策的解读工作，推动树立素质教育观念，将比较容易吸引到那些精明的“逐利”群体，伴随着这样一批优质生源的回流，能够较大程度稳定县中的生源质量，促进县中教育的振兴。

四、总结

当前，县中的教育发展嵌套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结构与教育的内部结构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7]、县域外以民办高中为代表的超级中学和更高行政级别城市公办中学对生源的吸引^{[17][18]}、本地义务教育的发展和县中本身办学中存在的问题^[6]等都是制约县中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在以县为竞争的招生场域中，在单一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评判标准前，生源就成了这个市场中的流动资源，高考升学率就是市场的价格信号，生源争夺便是市场的竞争行为。^[17]当考试和高考被祛魅后，县中因无法激励师生而形成事实上的质量下滑，而当地群众则因事实上的质量下滑和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对县中的误解和失望。^[5]在面对县域外更好的升学信号时，老百姓用脚投票，出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理性选择和流动意愿，或是出于盲目跟风以及对本地教育的误解，导致大量优质生源外流，县中教育自然处在“生源流失—高考升学结果差—老百姓失去信心—生源再流失”的恶性循环中，并且难以突破。

然而，专项计划的实施成了撬动这个循环的突破口，成为县中走出恶性循环的契机。专项计划有效改善了县中学子接受重点大学教育的机会，从学生个体到县中和县均有所受益，特别是农村户籍学生获得了更多专项计划的机会。因此，县中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利用专项计划的成功升学案例、政策的参与要求以及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安排，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本地教育优势与专项计划的政策效应，同县中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对抗。这种发展策略便是先让一

部分老百姓重拾教育的信心，让一部分优质生源回流，有针对性地突破衰落的恶性循环。并且，利用这样一部分人群的理性回归，影响更多本地学生及其家庭，让老百姓明显感知到地方教育发展的变化，吸引更大规模生源的回流，重拾教育信心，进入向上向好的良性循环，形成新的社会风气。与那些倡导通过禁止或限制跨区招生与人员流动的举措相比，充分发挥专项计划的引导作用，让学生和家长重新信任本地教育，主动选择留在县中上学，将更加以人为本、更加遵循个体自由选择的意志。

县中承载着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底层人民对教育的信心和社会流动的期待，连接的是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农村和城市。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县中办得好坏与否直接反映了一个县整体的教育质量，体现了区域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而教育等公共服务又是吸引人口聚集的关键因素。因此，把县中办好，让老百姓放心留在当地读书是县中发展、县域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正如《计划》所提出县中发展的四项重点任务“深化招生管理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善办学薄弱环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那样，未来仍需要政府逐步加大对县中的教育投入，将资源优先向教育基础薄弱县进行倾斜，切实缩小区域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注重县中师资队伍稳定与素质提升，植根县域特色培育优秀课程，提升县中办学的软实力。同时进一步规范初升高阶段的招生程序，夯实“公民同招”政策，才能真正使县中教育走上持续的良性发展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2020年后高校倾斜性招生计划的公平成效和优化方案研究”(项目编号:BIA20020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加强县域高中建设 坚决制止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行为 [EB/OL].(2021-03-31) [2021-11-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22569063997807&wfr=spider&for=pc>.
- [2]程建平.建议全面振兴“县中”教育 [EB/OL].(2020-05-23) [2021-11-01].
<http://www.rmxzsb.com.cn/c/2020-05-23/2579663.shtml>.
- [3]吕玉刚.全面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 [J].教育家,2021

(38):1.

- [4]蒋刘恩.加大统筹力度 市县区别对待 [N].光明日报,2019-08-20(14).
- [5]雷望红.我国县中发展的运行逻辑与振兴道路 [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20(6):14-21.
- [6]吴汉锋.“县中塌陷”是县域整体教育的警示信号 [N].光明日报,2021-03-29(02).
- [7]张志勇.确立县中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N].中国教育报,2021-03-11(07).
- [8]吕巍.开启县中教育振兴的“五年计划”:民进中央建议解困县域高中发展 [EB/OL].(2021-03-10) [2021-11-01].
<http://www.rmxzsb.com.cn/c/2021-03-10/2806627.shtml>.
- [9]李立国,吴秋翔.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到发展平等:基于我国倾斜性招生政策的分析 [J].教育研究,2020(3):95-105.
- [10]曹妍,张瑞娟,候玉娜.补偿还是选拔?“国家专项计划”补偿机会在地区间分配的精准性分析 [J].中国高教研究,2018(8):23-29.
- [11]郭丛斌,徐柱柱,张首登.超级中学:提高抑或降低各省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 [J].教育研究,2021(4):37-51.
- [12]马莉萍,王严淞,卜尚聪.“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专项计划”名额的分配与获得:基于省、县、校、生四级视角的实证研究 [J].高等教育研究,2021(8):45-52.
- [13]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 [EB/OL].(2019-03-29) [2021-11-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1904/t20190408_377031.html.
- [14]教育部.2021年重点高校继续面向农村等地区实施招生专项计划 [EB/OL].(2021-04-16) [2021-11-0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04/t20210416_526613.html.
- [15]杨学为.高考文献下(1977-1999)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4,128,139.
- [16]CULLEN J B, LONG M C, REBACK R. Jockeying for position: Strategic high school choice under Texas' top ten percent pla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3,97: 32-48.
- [17]林小英,杨蕊辰,范杰.被抽空的县级中学:县域教育生态的困境与突破 [J].文化纵横,2019(6):100-108.
- [18]习勇生.“超级中学”:普通高中校际差距的催化剂 [J].中国教育学刊,2014(6):15-18.

(责任编辑 吕允英)